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八十二回 蔣平給天彪慮後事 梁氏與二女定終身

且說小爺叫人送出清淨庵，迎面來了一人，那人說：「小太保爺，你上這裡作什麼來了？」原來是個更夫。天彪說：「我打藏珍樓來，找不著前頭廳房在哪裡了。」更夫說：「這裡離廳房甚遠，我帶你去罷。」跟著那名更夫，到了前邊，來至廳前，大眾正在議論熊威的事情。東方清說：「明日，西門外頭打一個坑，把他埋他。有人問，就說是咱們家人，也就完了。」小爺把此事聽在心中，等明日至公館與他們大眾送信。暫且不表。

且說智化帶領小四義，回至公館，全是躍牆而入，直到東院上房屋中。

蔣爺先就打聽說：「眾位此去如何？」智爺說：「我們又算白去了一趟。在藏珍樓還死了咱們的兩個朋友。」蔣爺聽了就是一怔，連忙問道：「是誰？」智爺把熊威、韓良的事情說了一遍。蔣爺一聲長歎，說：「智賢弟，這就是他們兩個人的報應。」說著話，蔣爺叫店家備酒，大家落座飲酒。蔣爺又問智化：「熊威的死屍在什麼地方，可看真切沒有？」智爺說：「看不真切，裡面好幾道門哪，黑洞洞的。」蔣爺又問：「可見著龍爺、史爺沒有？」徐良在旁說：「四叔，不用說了，我這個徒弟可恨了。」蔣爺說：「怎麼見得？」徐良說：「給人家反叛的當兒子去了，如今作了伏地太子了。」蔣爺說：「到底是怎麼的一句話？」智爺就把東方亮認天彪為義子的話說了一遍，又道：「王興祖也到了，是他們請來擂台上鎮播的。看那個人的形狀，武藝必然超群。他那身軀類若歐陽兄長，藍面紅鬚。」蔣爺說：「是日這個台官交給咱們徐良拿他了。」山西雁說：「四叔，我看他那相貌，大概我也非是他的對手。」蔣爺說：「等至是日之時咱們見機而作。但只有件，熊威、韓良他們死在圍城子，他們的屍首只怕不容易得著。」智爺說：「不怕，龍天彪早晚必來，他要來時，咱們就知道細底了。」說著大家飲酒，天光大亮，就把殘席撤去，書不重絮。

次日天交正午，忽見龍天彪從外邊進來，與大眾行禮。蔣爺說：「你從何處而來？」天彪說：「從圍城子來。」就把見了東方亮，如此如彼，這般這樣，細細說了一遍。蔣爺又問熊威、韓良這二人之事。小爺說：「一個被龍鬚紮死，一個在五福門死的，兩個人的屍首在西門外頭埋葬。」蔣爺說：「你知道地方就好辦了。」小爺說：「還有一件。」就把東方亮夫妻不對，怎麼遇見梁氏在廟內修行，還有她一個姪女兒，一個乾女兒，怎麼自己被捉，見了梁氏，梁氏所說什麼言語，一五一□，細細的說了一遍。蔣爺翻著眼睛想了半天，說：「有事有事。」智爺問：「有什麼事情？」蔣爺說：「有意思嘛。」又問：「有什麼意思？」蔣爺說：「你想罷，這話裡有話。」智爺也一翻眼睛說：「是了，四哥你料得不差。」南俠在旁說：「你們別打啞謎，說出來我們也明白。」蔣爺說：「聽天彪學說這套話，東方亮的妻子不是有兩個女兒嗎？也不管乾的濕的，必然愛如珍寶一般。不用說沒許配人家，她見著我們天彪，也是愛惜，她不愛惜，為什麼他出門的時節，她說可惜這孩子，禍到臨頭，難免頂上餐刀。不但愛惜，還是憐他！我也給他出個主意，□夠八九，總許鬧一個媳婦來。天彪過來，我教你一套言語，今晚到清淨庵去。」小爺說：「再上清淨庵，老太太說過砍折我雙腿。」蔣爺說：「要砍折你的腿，我賠你。你今天再去，見了那老妻子，跪在她面前不起來，她必然說：『我昨天囑咐你不要你上這裡來，你再上這裡來，砍折你雙腿。』你就說：『我有幾句話，在義母跟前回稟，說完之時，但憑義母處治。』她必問你什麼緣故？你說我昨天說的話，一句真的沒有，你就說我不姓龍，姓龍的那是我的叔叔，我姓展，我乃常州府玉杰村人氏，我叫展天彪，我天倫是御前三品護衛大將軍姓展名昭，字飛熊，萬歲爺賜的御號叫御貓。我皆因跟著顏按院大人破銅網有功，萬歲親封我御前四品護衛之職。我本是前來行詐，那姓史的姓龍的全是校尉。皆因我義父結交白菊花，在這裡擺擂台，我們奉旨捉拿白菊花，混進圍城子假作傭工。不料我義父收我作義子，昨晚間又見著你老人家所說的言語，今天白晝見著我的天倫，說了一回，我天倫說：千萬別辜負了義父、義母，叫我今晚間進來，見著義母，把這些真情實話全都說了，一點也不許隱瞞。怕在□五這一天，要在擂台上拿人，官兵官將一圍圍城子，怕的是驚嚇著你老人家，怕你尋拙志。先叫我見義母把話說明，是日不怕大眾拿住，准保沒有我義父、義母、三叔的罪名。義母若要殺我，我就死了，也算為國盡忠；要不殺我，總算義母恩施格外。她絕不能殺害與你。她一聽你是護衛，准把她的姪女許你為妻，碰巧了准把兩個全都給你，也是有的。她要給你，你可別要。你就說，我不敢自作主張，我得出去問我天倫，我父親教我要，我方敢要，我父親不叫我要，義母可別惱我。你要是這麼說，她更加敬重於你。一者她愛你這品貌，二者她貪著你有官，三者聽著你是個孝子，她必教你明天出來問你天倫。你也不用出來問，等到後天晚間你再，你就說問了，情甘願意，你就在身上帶著兩塊玉佩，給她們作定禮，准保不費吹灰之力，白得兩房妻子。碰巧了她就許教你在裡面成親。成親之後，你可想著問她們藏珍樓的消息兒，要把消息兒問好，她們要是能進藏珍樓，你就跟著進去，把萬歲爺冠袍帶履請出，我們一同入都，我就該告職了。我這個護衛給你，三品不成，四品准行。我囑咐你的言語，你可要牢牢緊記。事畢之後，你看看四叔料事如何？」大家聽畢，連連點頭稱贊，蔣爺說：「事不宜遲，你就去罷。」

天彪告辭回去，走到圍城子門上，出入沒人攔擋小太保爺。這些事也沒告訴他叔叔。在東方亮廳房內，張羅了半天，伺候吃完酒飯，撤身出來，直奔清淨庵而來，行至廟門叫門。裡面有婆子出來，見少爺來了，說：「少爺你怎麼又來了？快些回去罷，你不知老太太的性情，說在哪裡應在哪裡的。」少爺說：「你別管我，快給我回稟進去。」婆子說：「使得，我就與你回稟進去。」婆子在前，他也跟著進內，到了養性堂，婆子說：「少大爺來了。」梁氏一聽說：「好孩子，昨日我告訴他說不教他來，今天仍然又來了。教他進來。」婆子出來說：「請。」天彪到了裡面，見了老太太，雙膝點地。老太太氣哼哼的說道：「你好生大膽，昨日老身囑咐你什麼來著？今天你又來，老身所說的言語，永無更改，你是打算不要你的雙腿了！」天彪說：「非是孩兒不遵你老人家的言語，皆因孩兒有幾句言語，把我這話說完，愛殺愛副任憑你老人家。」老太太說：「你還有什麼話說？」小爺說：「昨日孩兒所說的言語，盡是些鬼言鬼語，今天到此，我說實話了。」老太太問道：「今天又來說什麼實話？」他就說不姓龍，姓展叫天彪，他的天倫是南俠，把蔣爺所教那些言語，一五一□、清清楚楚的，細細說了一遍。梁氏一聽，就呆怔怔的發愣，說：「原來你是貴客，快些請起。」教婆子過來，快看一個座位。天彪謝坐。梁氏復又問道：「展公子，你定下姻親沒有？」天彪說：「未曾定下。」梁氏說：「你的肺腑之言與老身說明，你乃是朝廷命官，奉旨前來捉拿白菊花。這樣年紀，有這樣膽量，可稱為忠，奉父命舍死忘生前來行詐，可稱為孝，你乃是忠孝兩全之人也。昨日老身一見你，就看不是貧家之子。你既對老身說肺腑，可算是一點誠心，老身也把肺腑對你說明。我與你前邊義父，不是夫妻，乃是前世冤家。他任意胡為，我苦苦相勸，他偏執意不聽，如今我聽旁人所言，他隨了王爺，意欲造反，我看他們全是一班無知之徒，何能成得大事。在我看來，事敗之後，玉石俱焚，滅門之禍，即在眼前，祖父屍骨，都應拋棄墳外。老身又無兒無女，沒有可貪之事，早早就尋了兩回拙志，俱被他們解救下來，也是我命不當死。如今我倒有一件掛念之事，就是我這兩個姑娘，因為她們終身未定，只要她們終身一定，老身縱然就是一死也瞑目了。展公子，我有意要將這兩個女兒許配與你，不知展公子意下如何？」天彪趕緊站起身子，深打一恭，說：「義母老大人在上，並非是孩兒推托此事，我天倫現在外面，這件事孩兒不敢作主，待至明日出去，見我天倫告知此事，我天倫點了頭，孩兒方敢應允。」梁氏一聽此言，連連點頭說：「好，應當如此。」天彪說：「孩兒話已回稟明白，我要回去伺候我義父去了。若要被我義父知道，可有大大不便。」老太太說：「可要謹慎方好。」天彪臨行，復又深施一禮，婆子送將出來。

天彪到了外面，第二天也沒有過去，到了第三天晚間，又到了清淨庵。

見了梁氏，天彪就說，他天倫願意，梁氏甚喜，也不要他的定禮，就擇定第三天，很好日期，就教天彪在後邊拜堂成親。老太太受雙禮。天彪入了洞房，頭天是東方姣，二天是東方豔，過了五、六日，問東方姣藏珍樓的消息兒，她是一字不知。次日問東方豔，先前不說，後來慢慢的方才說出。不知說出什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